

马王堆“十一脉”发微：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的嬗变

葛晓舒，魏一苇，尹勇，匡郑明，何清湖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长沙

【摘要】马王堆“十一脉”，是先秦秦汉多源化经络学说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受到当时象数思维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十一脉”说内涵研究不多，多从五六天地之数立论。本文立足马王堆两部灸经，洞微察隐，认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十一脉说源于“天五地六”的干支象数思维；《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十一脉则受易文化阴阳交互思维影响，是变异后的“天六地五”思想。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思维的嬗变，《黄帝内经》中也有明显的遗存痕迹。马王堆十一脉说与同时代其他出土经络资料相比，具有明显的地域医学文化特色。

【关键词】马王堆；十一脉；天五地六；天六地五

【基金项目】湖南中医药大学校级基金项目“马王堆医书在中医理论总结成成熟期的重要作用及其健康文化内涵研究”（2019XJJ015）；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日韩各国地域文化对其民族医学发展的比较研究”（S202010541011）

Probe into the meaning of Mawangdui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changes from Heaven five earth six to Heaven six earth five

Xiaoshu Ge, Yiwei Wei, Yong Yin, Zhengming Kuang, Qinghu He

H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Mawangdui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which was one of the multiplex meridian doctrine theory before Qin dynasty, was effected by the influence of mathematics visual thinking.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is poin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most theories connected number five and six with heaven and eart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Mawangdui books: In the book Foot and Arm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the number 11 originated from heaven five earth six—mathematics visual thinking of trunk and branch. In the book Yin Yang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the number 11 wa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ve of Heaven six earth five. Changes from heaven five earth six to heaven six earth five could also be seen in the book Inner Cannon of Huangdi. Mawangdui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were different with other similar contemporary data, and had obvious character of regional medicine.

【Keywords】 Mawangdui ;11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heaven five earth six; heaven six earth five

先秦秦汉的象数思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特征性思维之一，按照张其成^[1]先生在《中医哲学基础》一书中的定义，象数思维指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因而中国早期的“象”和“数”都不仅是具体的形象或数

字，而是高度抽象的状态特性。“数”也是特殊的“象”。数思维就是运用“数”来比类、象征，是一种特殊的取象思维。

《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丰富的数思维，如五行数、三部九候数、男女七八之数、天地生成河图数、九宫洛书数等。这是秦汉象数思维高度发展对医学文化的影响。而马王堆医书成书较早，14种医书虽

作者简介：葛晓舒，女，副教授

*通讯作者：何清湖，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然也有数思维的特点, 但远远没有《黄帝内经》的数思维丰富, 说明象数思维影响秦楚医学文化还在早期阶段。象数思维在马王堆养生文化中的体现, 最明显的是“十一脉”说。《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都体现早期对经脉的研究是归结为十一脉。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医简《脉书》中也基本是类似的内容, 其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被马继兴^[2]先生定为丙本, 与马王堆的甲本乙本只有细微差别。因此今人一直质疑, 为什么战国秦汉初马王堆、张家山脉书为代表的楚地医学理论非得是十一脉? 而不是后来《灵枢经》篇总结的十二脉? 以往学者往往认为答案与先秦五六“天地之数”有关, 但较为笼统。实际上五与六作为天地之数, 也有不同的说法。

1 天地之数“五”与“六”在先秦的两套体系

先秦的天地之数是“五”与“六”, 但是有两套说法, 一是“天五地六”, 一是“天六地五”。从文献留存来看, “天五地六”源于干支数术思维, “天六地五”是天地五行数术思维和周易变易思维的体现。

“天五地六”说源于干支数术学。干支数术学非常简单, 天干为十, 地支为十二, 天干、地支各取一半, 则为天五地六。《汉书·律历志》讲律吕数理起源时也有“天之中数五, 地之中数六, 而二者为合。”^[3]另外学术界常常将此说的源头错误地归为《周易·系辞上》, 周易将天地与十个数字相关联,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4]。十个数字不仅以奇偶分属天、地两大类, 而且对应“生”数和“成”数, 与五行相照应。但这里的“天五”“地六”并非组合在一起的数理, 而是与五行相匹配的两个数字系统, 即天五生土, 地十成之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两个系列。五行生成数之说西汉已经形成, 《汉书·五行志上》记载“天以一生水, 地以二生火, 天以三生木, 地以四生金, 天以五生土……然则水之大数六, 火七, 木八, 金九, 土十。”^[5]此说虽然联系了“天五”和“地六”, 但与干支无关, 另当别论。

“天六地五”说最早源于战国另一套天地五行数术的说法。《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医医和诊治晋平公疾病的事件时提到“天有六气, 降生五味”^[6], 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象, 地有金木水火土

五行, 衍生五味五色五声等。《国语·周语·单襄公论晋周》概括为“天六地五, 数之常也”^[7]。

那么随葬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脉书到底遵循的是“天五地六”还是“天六地五”思想呢? 为什么在先秦秦汉之际中会有“天五地六”和“天六地五”两套体系存在呢? 两者的嬗变之间体现什么哲学思维存在? 仔细分析两部马王堆脉书, 虽然都是十一脉体系, 但是其内涵却有细微的区别, 体现了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的思维转化。

2 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的十一脉源于“天五地六”干支象数思维

我们可以先将两部马王堆脉书和《灵枢·经脉》篇脉名列表对比一下, 其中的端倪自可立现(见表1)。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的理论形成, 应是源于“天五地六”干支象数思维影响。《足臂十一脉灸经》比《阴阳十一脉灸经》要早, 先将脉分为“足”“臂”两大类, 足脉六, 臂脉五。《足臂十一脉灸经》最后有总结性的一句话: “上足脉六, 手脉五”^[8], 说明是有意分为足部和手部两大类脉。如果足在下对应地, 臂在上对应天, 就是“天五地六”的例证, 五加六为十一脉, 学者对这部本无标题的脉书的命名是可以接受的。这说明最早的经脉探索不仅要观察人体, 还受到五六干支数术学的强大影响。此时脉的分类之所以按照“足”“臂”来分类, 而不是按照“天地”二字分类, 是因为当时的经脉的循行都是向心性, 从腿部(即“足”)走向胸腹, 或是从臂部(当时还没有巡行到手部的迹象)走向胸腹。因此用“足臂”二字将脉分成两大类更加切合脉的起点部位。不失为一种简洁明了的大类分法。

足臂十一脉的分类虽然参照“天五地六”说分为了足、臂两大类, 但是当时易数文化的影响已经很大, 易文化特别注重阴阳变易平衡思维, 强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而且周易有六爻思想, 因此足脉又分三阴三阳。足脉在下属阴, 足脉部分则先述阳脉, 再述阴脉, 体现天地阴阳交互之意。臂脉只有五, 则分二阴三阳。“三阴三阳”说是西汉后期中医阴阳理论特有的, 易文化本身在先秦没有“厥阴”说。张其成^[9]先生认为中医三阴三阳说受到易文化六爻思维影响。但是《足臂十一脉灸经》体现了三阴三阳理论发展的一个过程, 此时还不完善, 要应对天五地六, 就不能对称, 因此足脉、臂脉数

量上不对等。

表 1 两部马王堆脉书与《灵枢·经脉》篇经脉名称列表如下

《足臂十一脉灸经》		《阴阳十一脉灸经》		《灵枢·经脉》
分类	脉名	分类	脉名	经脉名称
足 脉 六	足太阳脉	阳 脉 六	(足) 钜阳脉	肺手太阴之脉
	足少阳脉		(足) 少阳脉	大肠手阳明之脉
	足阳明脉		(足) 阳明脉	胃足阳明之脉
	足少阴脉		肩脉	脾足太阴之脉
	足泰阴脉		耳脉	心手少阴之脉
	足厥阴脉		齿脉	小肠手太阳之脉
臂 脉 五	臂泰阴脉	阴 脉 五	(足) 泰阴脉	膀胱足太阳之脉
	臂少阴脉		(足) 厥阴脉	肾足少阴之脉
	臂泰阳脉		(足) 少阴脉	手厥阴心包络之脉
	臂少阳脉		臂钜阴脉	三焦手少阳之脉
	臂阳明脉		臂少阴脉	胆足少阳之脉
				肝足厥阴之脉

*注: 《阴阳十一脉灸经》脉名的括号中“足”字为马继兴先生对比后补录。

3 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十一脉体现“天六地五”易数阴阳交互变易思维

到了成书稍晚的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中, 为什么弃用“足臂”而用“阴阳”大类分类法了呢?

《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内容更加丰富成熟, 增加了“是动病”和“所产病”^[8], 与《灵枢·经脉》的文字论述有了极为相近的亲缘关系。但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乃是经脉的顺序。以前有学者认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为帛书整理者定的书名, 颇不合理, 应该定为“《足臂十一脉灸经》乙本”则可, 实际这种理解相当牵强, 阴阳十一脉中肩脉、耳脉、齿脉并不以“臂”字来统领, 更重要的是, 此说也没有领会阴阳十一脉分类的深刻内涵。在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中, 阳脉六条放在前面, 阴脉五条放在后面, 已经出现“天六地五”的倾向, 这是受到易文化变易平衡思维的影响,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此时不再按照足臂这种脉的起点部位来分类, 而是思维进一步抽象化, 更加强调阴阳思维指导医学理论建立, 于是按照经脉的名称分为“阳”“阴”两大类, 但是阳脉六, 阴脉五, 是有意把干支之数颠倒。天为阳如果只在上的话, 就会像否卦一样成为天上地下没有变动感的死卦, 因此必须像泰卦一样, 阴在上, 阳在下。干支的五六之数出现了交互变化, 于是“天五地六”变成了“天六地五”, 这就是《阴

阳十一脉灸经》新的分类大法。对天地干支五六之数交互变化的原因, 今人沈国权^[10]先生更具体地指出: 五为阳数, 六为阴数, 六再配阴, 阴有太盛之虞, 六配阳, 则阴阳调和, 阳脉不致于过盛。这其实就体现了易数思维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变易平衡思想。

实际上“十一脉”说是马王堆帛书整理者的命名, 原来两部脉学帛书并无题目。而严格对比同时代近似地域脉书, 当时秦楚流行的应该是二十二脉说。马继兴先生综合了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后, 认为人体经脉是左右对称的, 实际经脉数是十一的两倍。因此丙本最后有“凡阳脉十二, 阴脉十, 大凡二十二脉, 七十七病。”^[2]马继兴先生认为张家山和马王堆两部《阴阳十一脉灸经》都属于西汉初抄传的相近文献, 因此可以相互校对补充。这里丙本的阳脉十二, 阴脉十, 显然与天干十、地支十二这样的数字是交互错杂关系。先秦阴阳学说一般以天为阳、地为阴, 这里阳脉十二却对应属阴的地支, 阴脉十却对应属阳的天干, 已经有天地阴阳交互变易思维在里头, 是“天六地五”象数思维的体现。

4 《黄帝内经》中“天五地六”与“天六地五”思维并存的体现

“天五地六”说本是古代干支思维的结果, 但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学文献中逐渐变为“天六地五”说。医书的“天六地五”说并不是先秦已经存在的天有六气、地有五行的那种“天六地五”说, 而是“天五地六”说经过易数阴阳变易平衡思维改造过的“天六地五”说。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变化的痕迹在《阴阳十一脉灸经》和《黄帝内经》中都可以看到。恽铁樵^[11]在《群经见智录·干支只是五六》中早就说过, “《内经》之旨所重者, 只在五与六”, “又复交互言之, 以地应天, 以天应地, 故天以六为节, 地以五为制”。按照易文化的思维, 天地阴阳常常要交互而言, 因此《内经》便存在“天五地六”和“天六地五”说错杂的现象。《素问·天元纪大论》就体现这种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的认知变化。《天元纪大论》开篇说“黄帝问曰: 天有五行, 御五位, 以生寒暑燥湿风, 人有五脏, 化五气, 以生喜怒思忧恐”^[12]。这时五行对应的是天, 五行、五气、五脏应天五之数, 此处天候只有“五气”——风热湿燥寒, 以应木火土金水。但实际上《天元纪大论》论天气后文又有“六气”一说, 鬼臾区在回答黄帝第三问天地之气上下感召会如何时, 回答就变成了“寒暑燥湿风火, 天之阴阳也, 三阴三阳上奉之”^[12]。五气多了一个“暑”气, 因为要与三阴三阳相照应。这是五行与易学三阴三阳说交互影响、叠加后的文化痕迹。就是鬼臾区接着强调的天地之气应该“动静相召, 上下相临, 阴阳相错, 而变由生也。”^[12]天地阴阳上下必须错杂, 这样才有变化。在《天元纪大论》的后文, 黄帝问“上下周纪, 其有数乎”?^{[12]361}天干在上, 五年为一周; 地支在下, 七百二十气为一纪(三十年为一纪, 一年二十四节气, 三十年共七百二十气)。黄帝此问是探讨干支纪年中的数理规律。鬼臾区的回答就明确提出“天六地五”之说, “天以六为节, 地以五为制。”^[12]由此而“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的嬗变正式完成。与此对应, 西汉也已经普遍接受“天六地五”思想, 《汉书·律历志》就同时具有“天五地六”和“天六地五”两种思想。除了前文提到的“天之中数五, 地之中数六, 而二者为合”, 《律历志》后面又说: “传曰‘天六地五’, 数之常也。天有六气, 降生五味。夫五六者, 天地之中合, 而民所受以生也。”^[13]《汉

书》中“天五地六”思想和“天六地五”思想是并存的, 但很显然“天六地五”为晚出理论。五六之数, 秦汉时期已经是天地阴阳的象征。

5 先秦秦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抽象化离不开象数思维的重大影响

易学大家张其成先生^[9]也深入探讨过马王堆十一脉说, 他认为十一脉受到阴阳象数思维模式、天人合一观念和“天六地五”数字思维模型的影响。“天六地五”就当时历法而言, 是从天干地支而来的。古人用干支记日、记月、记年, 干支相配, 60为一个干支相配周期, 其中天干循环6次, 地支只能循环5次, 因此得出“天六地五”之数。此说也非常值得参考, 先秦秦汉普遍用干支来记年和记日, 干支之数深入人心, 形成象数思维。

那么到了《黄帝内经》论经络时, 为什么这种“足臂”和“阴阳”的经脉分类法都不用了呢? 因为《灵枢·经脉》以高度的融会贯通提出了十二经脉循行理论, 解决了十一脉时代的理论缺陷, 达到了完美的理论高度。

在经脉的探索过程中, 古人最早从体表肉眼可见的浅静脉意识到了“脉”的存在, 从此进行仔细地观察和研究, 脉学理论逐渐形成。但是足臂十一脉的最大缺陷是脉的循行是单向的, 不能构成如环无端的循环流动, 这与古人逐渐认识到血气的循行有闭环性产生了矛盾。因此到《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时代, 有两条经脉开始出现离心性循行, 但仍然没有形成循环性。再到《灵枢·经脉》篇则不仅十二脉的偶数体现了阴阳的对等平衡与和谐, 循行路线更是阴阳交互, 表里相合, 离心、向心交替进行, 形成完美的全身联系性的闭环性循行。从此经脉理论大体定型。可见先秦秦汉是中医理论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 经脉学说渐渐强调对称性、循环性、圆运动, 象数哲学思维与人体规律相结合, 到《灵枢·经脉》篇基本自圆其说。李素云^[14]认为经脉由最初的十一脉转变为十二脉, 受到了古代脉诊、表面解剖学、阴阳数学等哲学观念以及气血营卫循环概念的影响, 经脉内涵由最初的有形动脉点的互相连线, 转变为功能上的、更趋于理性推断的概念, 即人体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媒介, 气血营卫的载体。

先秦秦汉多用干支来记日, 干支成为时间文化的符号。只有明白了马王堆时代经脉的定量研究试

图与天地五六之数靠拢, 才会明白十一之数的重要性。另外, 马王堆导引图一共 44 个人物, 一共四行, 每行十一个人, 这也是干支天地四时思维的体现。四行对应一年有四时, 每行十一人应“天五地六”之数, 这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故日有六甲, 辰有五子, 十一而天地之道毕, 言终而复始”^[13], 五六不仅代表天地之数, 还渗入了天时四季的循环论寰道观, 汉人用这种哲学思维来指导养生, 《律历志》强调“十一天地之道”正是两汉的普遍认知。秦楚文化中的十一数思维不仅在马王堆医书有体现, 在湖南湘西里耶秦简也有体现。里耶古城战国时期属于楚国, 里耶秦简是秦朝时代的竹简, 其中有邮件物资邮递的记录。张春龙^[15]先生在《光明日报》2019 年 9 月 14 日版专门介绍了里耶古城一号井秦简发掘情况, 介绍说有简牍记录传递期间每一站的交接时刻, 当时计时用的是漏壶, 将白天分为十一刻, 简文称之为“水十一刻, 刻下……”。夜晚重置漏壶, 简文记录“夜水下……刻”。计时的漏壶配置到了大部分的驿站。这是秦朝简牍, 制度也应该是秦朝计时制度, 一日昼夜共 22 刻, 昼夜各 11 刻, 可见秦楚文化中对“十一”这个时间长度的划分具有源于干支天地的时间文化意义。与同时代其他出土经络资料相比, 马王堆的十一脉说独具秦楚医学特色。2012 年成都天回镇出土的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 全身有白色经络线条 29 根, 研究学者认为其中已经具有手三阴经脉, 与四川绵阳永兴镇双包山西汉墓的木胎髹漆经脉人像十分类似, 而马王堆十一脉没有手厥阴脉, 这说明巴蜀医学与马王堆为代表的秦楚医学在经络起源上有一定的差异^[16]。干支十一数思维对秦楚医学影响更大。

中国的“五某六某”语言范式的形成, 也是五六天地之数思维影响下的延伸, 如五脏六腑、五运六气、五颜六色、五音六律、五际六情、五苦六辛。于涌^[17]综合考辨《汉书·李寻传》“五经六纬”说, 认为汉以前典籍中, “五六”的用法即所谓“天地之数”, 汉代五六表示天地更加是流行的说法, “五经六纬”是互文修辞法, 相当于说“五六经纬”, 也是泛指天地之数而言, 非就典籍而论, 与纬书无关。丁四新^[18]先生更是从“数”的哲学观念考证, 阐述了早期中国“数”的普遍性, “天三地四”是盖天说的数理, “中数五六”是浑天说的基本数理,

汉人的“数”观念浸染在浓厚的天地阴阳意识或宇宙论意识中。

6 结论

秦汉是中医理论的总结和成熟时期,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 标志着中医理论的最高峰, 它是在先秦秦汉各家文化的融汇贯通、兼容并包中形成的。《黄帝内经》的《灵枢·本输》篇和《灵枢·阴阳系日月》篇记述的都是除手厥阴脉外的 11 条经脉。隐约可见《黄帝内经》12 脉、11 脉并存的痕迹, 说明它是融合了先秦秦汉各地医学文化的基础上成书的。象数思维是中国先秦哲学的独特特点之一, 它必然对中医有所影响。我们站在现代审视古代中医理论, 不必苛求它的所谓“科学”“完美”, 而是应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 客观体会它形成的规律, 哪些是真理, 哪些是古人的世界观, 哪些是有用的方法论, 只有带着元认知的态度审视中医理论源头, 才能客观正确地对待中医理论, 有真正的中医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M].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年: 28 9 页
- [2] 马继兴.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M].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年: 39 页
- [3] 班固. 汉书·律历志[M]. 中华书局 1962 年: 964 页
- [4] 廖名春点校. 朱熹撰. 周易本义[M]. 中华书局 2009 年: 233 页
- [5] 班固. 汉书·五行志上[M]. 中华书局 1962 年: 1328 页
-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 1981 年: 1222 页
- [7] 李维琦点校. 国语·战国策[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年: 23 页
- [8] 周一谋、萧佐桃. 马王堆医书考注[M].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 20 页
- [9] 张其成. 从简帛医书经络描述探讨早期医家身体观[J]. 中国针灸, 2021, 41 (2): 225-228
- [10] 沈国权. 经筋—经络的初始形式——从马王堆帛书探讨经络学说的形成[J]. 上海针灸杂志, 2014, 33 (1): 72-74
- [11] 恽铁樵. 群经见智录[M].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 41 页

- [12]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语译[M].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 357 页
- [13]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962 年: 981 页
- [14] 李素云、赵京生.从经脉的循行变化探讨其概念内涵的演变——由“十一脉”至“十二脉”循行变化引发的思考[J].针刺研究, 2009, 34 (2): 132-135
- [15] 张春龙.里耶古城的出土秦简传递了哪些信息.《光明日报》2019 年 9 月 14 日
- [16] 邱科、曾芳、孙睿睿等.成都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手三阴经循行考证[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 (4): 1480-1482
- [17] 于涌.“五经六纬”考辨[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3, 28 (5): 1-3

- [18] 丁四新.“数”的哲学观念再论与早期中国的宇宙论数理[J].哲学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69-77

收稿日期: 2022 年 8 月 26 日

出刊日期: 2022 年 10 月 8 日

引用本文: 葛晓舒, 魏一苇, 尹勇, 匡郑明, 何清湖, 马王堆“十一脉”发微: 从“天五地六”到“天六地五”的嬗变[J]. 国际中医药研究, 2022, 2(3):1-6.
DOI: 10.12208/j.ircm.20220053

检索信息: 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 ©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